

在这个世界上，
终于有一个秘密属于我一个人了。

徐玲
暖暖爱
系列小说

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冰心儿童文学奖
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得主
亲情小说金牌作家徐玲
暖暖爱作

属于我的秘密

徐玲 著



徐玲
暖暖爱
系列小说

属于
我的秘密

徐玲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属于我的秘密 / 徐玲著.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6

(徐玲“暖暖爱”系列小说)

ISBN 978-7-305-17120-8

I. ①属… II. ①徐…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34057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版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徐玲“暖暖爱”系列小说

书 名 属于我的秘密

著 者 徐 玲

责任编辑 吴盛杰 还 星

编辑热线 025-83686452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4.5 字数 97 千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7120-8

定 价 22.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目录



001

走夜路



011

字如其人



025

上善若水



035

属于我的秘密



048

告别沉默



060

班草浅浅



070

姐妹装



078

哥们阿善



085

因为曲奇会走路



093

我不知道他爱我



102

枣红色门里的秘密



108

做你的长笛



122

生日快乐，眼镜妹



132

世界上最体面的拖把池

走夜路

我们相依为命。

没有风，没有亮光，只有刺骨的寒冷、黑黢黢的树影，间或几声嘶哑的狗叫，还有奶奶密匝匝的喘息和我们的棉鞋底摩擦石子路发出的“唦唦”声。奶奶一手挎一个帆布包，一手牵着我，走过弯弯的村子。这夜路总是那么黑那么长。走了很久，终于望见隐约的灯光，心里才慢慢温暖起来。拐入去往镇区的水泥路，周围全亮了。齐刷刷的路灯发出串串黄灼灼的光线，把我和奶奶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

菜场的门总是开得太早，无论我和奶奶几点钟到，它都已经开着了，似乎本来就没有关。鬼爷爷的早餐店就在菜场里面，大门左拐，第三家就是。只有一小间，窄窄浅浅。

鬼爷爷看见我，照例嘴巴一歪：“嘿，让爷爷看看眼睛有没有睁开。”

我使劲儿把眼睛睁大，抬着下巴喊：“睁开了！可以开工啦！”

奶奶呵呵笑着，麻利地挽起袖管，系上围裙，和鬼爷爷一起和面、揉面。煤炉烧得旺旺的，我把手拢在炉沿上，手心一会儿就热乎乎的了。

过会儿，菜场上逐渐热闹起来，卖水产的、卖蔬菜的商家都忙着摆货，喝早茶的老人们也都陆续走向附近的茶室。茶室里年久失修的老式录音机不知疲倦地哼唱着昨日的歌、前日的曲，咿咿呀呀、绵绵柔柔，美得奶奶跟着摇头晃脑。

我把奶奶做的油条胚子小心地放进炉子上的油锅里。“噼——”好熟悉好悦耳的声音，我喜欢。

这个寒假，我就准备在这热闹的菜市场，在鬼爷爷小小的早餐店，在奶奶的身边度过。我能够做的，也只有这样了。从记事起我就知道，我是奶奶领养的孩子，没有她就没有我。她做什么，我也应该帮着做什么。

那是八年前的事情。

冬天，西北风吼得厉害，地上的水洼里结了冰，我蹲在菜场门口的馒头摊前，望着大盘子里热乎乎的馒头直流口水。当我脏兮兮的爪子不顾一切伸向馒头时，一只长满褶皱的手递过来一根焦黄焦黄的油条。我永远记得那根老油条，它看上去那么老那么皱，耷拉着身体，软软弱弱，我却像抓到了救命的稻草，拿过来三两口把它吃完。

这个递给我油条的好心的奶奶收留了我。于是有了正式的名字——巫当当。奶奶说，这个名字响亮，好听，好记。

这些并不是奶奶讲给我听的，是鬼爷爷告诉我的。他是奶奶的堂弟，也是奶奶的老板。鬼爷爷还说，奶奶没有结过婚，也没有子女，孤独了一辈子。

我成了奶奶唯一的亲人，就像奶奶是我唯一的亲人一样。我们相依为命。

现在我12岁了。书上说，12岁生日那天，如果吹完12支彩色的蜡烛，抬头看天，天会是粉红色的。上个星期我过了生日，没有蛋糕，没有蜡烛，只有一锅热气腾腾的长寿面。奶奶在我的面碗里卧了一截火腿肠、一个荷包蛋，轻轻咬开蛋黄，浓浓的汁水流出来，染得面条一片金黄，我抬头看窗外，发现天并没有变成粉红色。吃完长寿面，奶奶跟我说：“巫当当，你已经学会了做饭、洗衣服，还会炸油条，真不简单。但是你还学会补袜子。”我咬着嘴唇不说话。因为之前奶奶总是说，在她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会把生存本事一样样教给我。我害怕学本事，不是想偷懒，而是不愿意奶奶离开。

我明白，我来这个世界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感受。感受痛，痛彻心扉的痛；感受爱，沉默如山的爱。

菜场里的早餐店不下五六家，鬼爷爷的早餐店开门最早，提供的品种却最简单，只有油条和鞋底饼。别家飘过来肉包子、菜馄饨、青团子、西米糕的味道，我用力吸、用力吸，很好闻啊，好想吃啊。奶奶却说，我们店里的油条和鞋底饼才是世上最香的早餐。

我站在油锅边忙碌的时候，奶奶不放心，侧身凑近了看，指点着哪根该翻身哪根该起锅，然后“嘿咻嘿咻”地喘。我连忙把她推开：“奶奶离油锅远点儿，别让这油烟呛得您的支气管炎变严重。”

奶奶笑笑。

一直到收摊前，我们才顾得上吃早饭。鬼爷爷往鞋底饼里塞上油条，一副一副递给我们，我和奶奶就着白开水，大口大口地吃。

鬼爷爷总是把最大的鞋底饼和最大的油条留给我，让我吃个饱。每次吃的时候，他喜欢给我讲鬼故事。大概是因为他那么爱讲鬼故事吧，所以大伙儿都叫他鬼爷爷。鬼爷爷的鬼故事让我听了害怕，可越害怕还越想听。

——“薛家湾村的村口有一颗年老的银杏树，很多年前，树下埋了一只从望天山的圣过潭边走来的白羊。当年，那白羊是因为救一个落水的小孩被淹死的。后来大家都说，埋在树下的白羊灵魂并没有走，它非常思念被它救起来的孩子。于是，每当夜深人静，只要有小孩单独从老银杏树下经过，白羊就会从树下爬出来，站在小孩面前，抱住小孩的腿，使劲儿闻……”

——“在午夜黑色的天幕上，有一颗从不会眨眼的星星，名叫梅爪星，因为它离地球太远，人们总是瞧不见它。梅爪星上有一群绿色的小巫婆，小巫婆都幻想变成仙女。梅爪星上盛开一种橘红色的梅爪花，每一朵梅爪花的花期都非常短，只有9秒钟。据说，只要在一天里摘满999朵盛开的梅爪花，就可以让一个小巫婆变成美丽的仙女。可是，梅爪花的花期太短太短，小巫婆们根本来不及在一天之内摘到999多花。于是，每天深夜12点，小巫婆们就会撑着梅爪伞从天而降，到地球上寻找淘气的、捣蛋的、撒谎的坏小孩，抓他们去梅爪星帮忙摘花，永远回不来……”

听到这里，我吓得浑身哆嗦。发誓在18岁成年以前，绝

不单独走夜路。

天越来越冷。快要过年了，买菜的多了，卖菜的乐了，我们的早餐店似乎还是老样子，有生意，却不多。鬼爷爷真好，像奶奶这么大岁数的人，又有支气管炎，别家肯定不敢雇，他却一雇就是很多年。每次想到这个，我觉得鬼爷爷就像我的亲爷爷。

真希望鬼爷爷的早餐店一直一直开下去，开到我能够赚钱养活奶奶的那天，到时候，我一定连鬼爷爷一起赡养。

可是，不开心的事发生了。

腊月二十五的早上，鬼爷爷递给奶奶一叠钱，说：“姐姐，你在我这儿一帮就是十几年，我心里感激啊。这早餐摊儿要是没有你，早就散了。哎，你老了，我也老了，咱们都该歇息歇息咯。”

奶奶没有伸手接钱，也没有吭声，只是垂下眼帘，默默地吸鼻子。鬼爷爷早就说过，做到年底就转让，奶奶一直以为他只是嘴上说说，没想到是真的。

“当当，这是奶奶的辛苦费，帮奶奶拿着。”鬼爷爷把钱递给我，“等会儿和奶奶一起去买新衣裳，再买点儿奶糖花生什么的，乐乐呵呵过个年。”

我鼓着腮帮子难过得想哭。不干了？那我们的生活靠什么？奶奶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我更不能接受。打从记事开始，这菜场旮旯就是我生活的全景，鬼爷爷小小的早餐店就是我生活的依靠。我不知道如果失去这一切，我和奶奶还能不能活下去。

“求求你了鬼爷爷，你把这早餐店继续开下去吧，我和奶奶要吃饭，我要上学，奶奶还要吃药……”我抓着鬼爷爷的手

臂苦苦哀求。

鬼爷爷摇摇头，掏出钱袋子，把一个早上的收入都递给我：“当当，爷爷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这店，爷爷真的开不下去了。”

我的鼻腔一阵发酸，眼泪下来了。

“谢谢你，本家弟弟，这么多年一直照顾我，照顾当当。我知道你有你的想法，不干就不干吧。别为我和当当担心。会有办法的，会有办法的。”

我抬起眼，望着奶奶的眼睛。她反复地说着“会有办法的”这几个字，却是满脸的无助和纠结。

我的心好痛。

腊月二十六，我还在睡梦中，奶奶把我叫醒，要我赶快穿衣裳洗脸。我手忙脚乱地找袜子，嘴里嚷嚷着是不是鬼爷爷的早餐店又开了。奶奶愣一下，一屁股坐在床沿上，咂咂嘴，密密地喘息。她回过神来，明白自己已经不需要再去早餐店了。

失去工作的奶奶变得沉默寡言，支气管炎也越发严重起来，不仅喘得厉害，而且会猛地咳嗽，连续不断地咳。我翻出家里所有的药罐子药瓶子，看着她吃这个药吃那个药，却不见好转。

“我送您去医院吧，奶奶。”我心疼地望着她瘦削的脸庞，“您病得这么厉害，要是不输液，恐怕很难好起来。”

奶奶一个劲儿摆手。我知道她心疼钱，可我也知道她有一笔积蓄，输个液再配点儿药什么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但我没有说动她。她喝了点粥，睡过去了。

看她意志力那么强，我以为过两天病情会有所好转，谁知并不是这样。腊月廿八的晚上，奶奶病得更重了，一直喘一直

喘，没有一刻停下来，脸色先是通红，后来逐渐变黄泛白……

我慌了，仿佛听到死神的脚步声正一点一点清晰，逼近我善良可怜的奶奶。从来没有哪一刻我希望自己变成超人，这一刻我倔强地背起了奶奶——我希望我就是个超人，我要把奶奶背到村里的卫生所去，要是那儿没人，我就把她背到镇上的医院去。

我刚把奶奶驮到背上，奶奶就用尽所有的力气拍打我的肩膀，说什么也不愿让我背她去医院。我不得不把她重新安顿到床上，然后去敲隔壁张大娘的门。张大娘披着棉袄出来，跟着我跑到奶奶床前。

“不行啊，喘得太厉害，得赶紧送医院。”大娘说。

奶奶无力地摇头：“叫满兴……把满兴……叫来，他能治我的病……”

满兴是村卫生所的老医生，平时奶奶吃的药都是他开的。满兴家就住在前村，跟我们村隔开三里远的麦田。我去他家帮奶奶拿过药。

“那行，”大娘推我一把，“当当，我在这儿守着你奶奶，你小孩子走路快，赶紧去满兴家，把奶奶的病情告诉他，请他马上带着药箱过来一趟。”

走夜路？一个人？我杵在那儿不动。

“还不快去！”大娘喊道。

我一愣，拔腿往外跑……

没有风，没有亮光，只有刺骨的寒冷、黑黢黢的树影，间或几声嘶哑的狗叫，还有我密匝匝的喘息和“咚哒咚哒”的心跳声。我努力睁大眼睛，却什么也看不见，每走一步，都似乎撞到了一堵黑色的墙，仿佛跨进了怪兽的大嘴巴，越陷越深……

恐惧像潮水一样围拢过来，我紧张得不能呼吸，不能说话，腿帮子直哆嗦，脚仿佛踩在了云朵上。想跑快一点，却担心迎面碰到鬼身上；想走慢一点，又感觉身后有什么鬼在追……天啊，快要走到村口的老银杏树下了！诡异的白羊精，你听着，我是奶奶收养的孩子巫当当，不是你救的那个落水的孩子，你不要从树下爬出来抱住我的腿，我不要你闻我……

还有12点喜欢抓小孩的小巫婆，我跟你们说，我不是做坏事的小孩，我是奶奶的好孩子，你们别来抓我去梅爪星摘花……

多希望天忽然豁开一道口子，变得明亮起来，让一切围绕我的阴霾和鬼气统统消散，哪怕有一朵小小的烛光，萤火虫那么微弱，在我眼前摇晃一下，我也会幸福地哭出来。

奶奶，幸福地哭，我记得您这样哭过。我6岁那年，不小心被开水烫伤了脚腕，您背着我去医院包扎伤口，当时您担心我的脚腕上会留下丑陋的伤疤，然而事情并没有您想象得那么糟糕，我的伤好以后，您望着我那重又白皙光滑的脚腕幸福地哭了。记得我7岁那年吗？一个卖生姜的爷爷说是我的亲爷爷，给我一包饼干说要带我走，我稀里糊涂跟着他走了半个村子，而当我醒悟过来重新回到您的身边时，您抱着我幸福地哭了。还有我10岁那年暑假，老师让我去参加镇上的看图作文比赛，我获得了三等奖，回来后，您握着奖状幸福地哭了……

奶奶，我要给您幸福，只要我活着，就要给您幸福。那么，我一定一定不能怕黑，一定一定要把满兴医生给您请回去。

想到这些，我用力吸口气，挺了挺脊梁，抬了抬下巴，觉得自己瞬间长大了……我迈开大步，勇敢地从老银杏树下奔跑而过……

我知道，只要转过弯，进入前村，就会告别黑暗，就会有隐隐的灯光擦亮我的眼睛。这一刻，我的胸中充满幸福。

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走夜路。

.....

满兴医生本事果然了得，一针下去，奶奶的病情缓和一些。可满兴医生临走的时候说了，奶奶的病不能拖了，最好还是去医院输几天液，七十七岁的人了，经不起折腾。

奶奶不肯，说大过年的，不兴住院。

大年三十。奶奶一早就下了床，自己去自留地拔青菜，要我去菜市场买肉，说要做菜肉饺子。我很听话地握着钱走上那条熟悉的路……习惯性地进入菜场，左拐，来到鬼爷爷的早餐店门口。门关着。我走过去，在灰旧的卷帘门前蹲下，像一只小狗眷恋曾经给予它温暖呵护的狗窝一样，久久不愿离去。

隔壁店做团子的胖大婶走过来，递给我一个热乎乎的麻球：“吃吧。去看你的鬼爷爷了吗？他怎么样啦？”

“啊？”我不明白她说什么。

胖大婶说：“你不知道啊？你鬼爷爷的肺癌已经到了晚期，还不知道能不能熬过这个年关。这个老鬼，有病也不吭声，一直熬一直熬……”

我感觉天塌了。

.....

不知道是怎么回到奶奶身边的，只知道奶奶问我要猪肉的时候，我只递给她半个冰凉的麻球。我把鬼爷爷的消息含在嘴巴里，不告诉奶奶。如果奶奶知道鬼爷爷病危，或者说生命随时终结，一定会受不了的。再说，鬼爷爷是为了我和奶奶的生计，才一直拖着不去看病，把早餐店撑到最后的。

夜幕降临的时候，周围变得热闹，不时响起的爆竹声不断地提醒我，旧年的最后一天就要过去了。明天，是崭新的开始。

隔壁张大娘端来两碗饺子，我和奶奶热热乎乎地吃了。收拾完，奶奶坐在床沿上，一边喘，一边找出针线，要我跟她学习缝补袜子。

“当当，你总是把袜子穿破，瞧瞧，一双新袜子没几天就能被你穿出洞来，大脚趾露在外边，凉快吧？奶奶教你缝补袜子，有了这本事，你该少受不少罪……”

我机械地接过袜子，捏着针线，笨笨拙拙扎下去，把自己扎得哇哇叫。奶奶一边安慰我一边鼓励我，专注地指指点点，仿佛缝补袜子是一件了不起的本事，学会了就有饭吃了。

看着她很有成就感的样子，我终究没有勇气把含在嘴巴里的消息抖出来。但是，在这除夕之夜，我想我的鬼爷爷，我要知道他是不是还好好地活着，是不是可以和我们一样感受新年的气息。

“奶奶，我出去买个东西。”

随便找了个借口，我丢下针线，丢下袜子，把自己赶入黑暗。

这是我第二次一个人走夜路。

鬼爷爷的家，就在我们隔壁的村子，我还是要走过漫长的夜路，还是要走过村口年老古怪的银杏树，还是要战胜心里的妖魔鬼怪，才能遇见光明。

这一次我不再恐惧。因为我相信，只要心里有亮光，前方路上就必定有曙光将我亲切迎接。

字如其人

初二(3)班真的易主了!

“情况不妙,要出大事!”

大伙儿循声抬眼,见大仙站在南窗下,左手举一把短尺,右臂45度朝窗外劈开,拧着脖子环视全班,一脸兴奋。

“大仙,瞧你那傻样!又怎么啦?”有人大声嚷嚷,带着肆意的调侃。

所有的目光汇聚到大仙的尖嘴猴腮上。

大仙本名陆易先,因没事爱观天象,硬说自己有未卜先知的本事,故得名“大仙”。什么未卜先知,多数情况纯属胡编乱造妖言惑众,当然也有偶尔蒙对的时候。比如上上周他夜观星象掐指一

算，校门口的玩具店开不下去了，结果没过几天，玩具店摇身一变成了饰品店；上周他晨观初阳又掐指一算，班主任阚老师有喜了，结果没出三天，阚老师摸着肚皮宣布了好消息。

有了最近这两次的成功预言，这家伙牛得不行，走路昂首挺胸，脖子都长了一大截。这会儿见大家刷刷刷投来好奇的目光，他干脆卖关子闭上了眼……好一会儿才猛地张开，用力震动插向窗外的那条瘦胳膊，咂咂嘴说：“看见没，雾霾渐散，浮云顿开，白光乍现，这本是大吉之象，遗憾的是这光躲躲闪闪，唯唯诺诺，预示着时局动荡，哦，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我们班要……易主了。”

“搬教室？”

“切。”

“胡说八道。”

大家伙儿显然对大仙的预言感到失望，埋下头继续对付练习卷。

午自习不自觉不行啊，阚老师说了，下午第一节课上课之前必须把练习卷交上去。一般老师前面说“必须”，后面会缀个“否则”，阚老师的“必须”后面从来没有“否则”。大伙儿也不忍心让自己落入“否则”，因为她没有明说的“否则”，八成有着意料之外的惊悚。

“都不对。”大仙早已挪出座位踱到讲台前，敲着短尺煞有介事一字一顿地说，“初二(3)班要换班主任咯！”

“哦。”全体配合地点头。

“怎么‘哦’得这么勉强？不愿意相信吗？不愿意相信的请举手，不举手的放学后我请喝奶茶！”大仙抬高了嗓门，细长脖子上青筋毕露。



听说有东西喝，男生起哄女生尖叫。

大仙学着大师的样子压压手掌示意大家安静，咽口唾沫，换了一种相对沉稳的语调说：“很快，你们就会收到易主的确切消息。”说完转过脑袋虔诚地注视一下窗外的天，做惊讶状，“不得了！白光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清晰，柔中带刚，聚拢而来，哦，我们的新班主任将会在十分钟内出现！”

说得跟真的似的。

没人再理他。

就在这时，教室的木门被敲响了。

“你们看，新班主任来了！”

大仙抖抖肩膀兴奋地跑去开门。

四十多双眼睛一齐扫向门口——怪了，别说人，连只猫都没有。

大仙转身看大家，表情有些尴尬，却故作神秘倒吸一口气，指了指窗外雾蒙蒙的天空，夸张地叫起来：“白光呈现异象，哦，这位新班主任的气场不得了，人未到，气先到了。快快快，都打起精神来准备迎接——”

“大仙，别疯了好不好！”钮小艺站起来嚷嚷，“13点快到了！”

话音未落，木门被推开，班主任阚老师出现在门口。

大仙愣了半秒钟，伸长脖子朝阚老师身后张望一下，吐着舌头蹿回座位去。

“说谁是13点呢？”

阚老师一边跨进教室一边拉长脸环视大家。

钮小艺吓得捂住嘴巴。

同学们忍住笑。